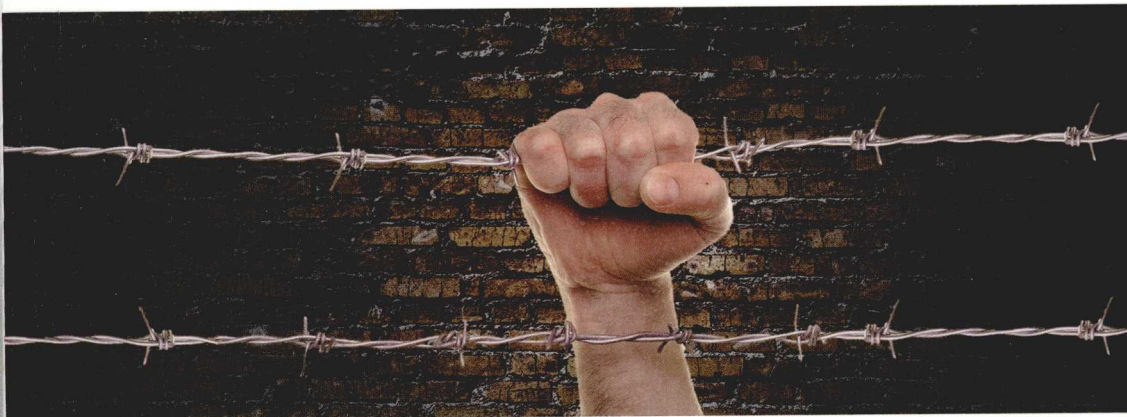




★ 荣获美国国家图书奖提名
★ 心理学历史上最震撼人心的实验



对权威的服从

Obedience to Authority

一次逼近人性真相的心理学实验

[美] 斯坦利·米尔格拉姆 著
赵萍萍 王利群 译



SEU 2671305

新华出版社

★荣获美国国家图书奖
★心理学历史上最震撼

C912.68
42



对权威的服从

Obedience to Authority

一次逼近人性真相的心理学实验

[美] 斯坦利·米尔格拉姆 著

赵萍萍 王利群 译



新华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对权威的服从：一次逼近人性真相的心理学实验 / [美]米尔格拉姆著；赵萍萍，王利群译.——北京：新华出版社，2012.12

ISBN 978-7-5166-0230-0

I. ①对… II. ①米… ②赵… ③王… III. ①服从行为—社会心理学—研究 IV. ①C912.68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288559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：01-2010-4369

OBEDIENCE TO AUTHORITY : An Experimental View by Stanley Milgram

Copyright © 1974 by Stanley Milgram
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(2012) by Xinhua Publishing House

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, USA

through Bardon-Chinese Media Agency

ALL RIGHTS RESERVED

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属新华社出版社

对权威的服从：一次逼近人性真相的心理学实验

作者：[美]斯坦利·米尔格拉姆

译者：赵萍萍 王利群

出版人：张百新

责任编辑：黄绪国

责任校对：刘保利

责任印制：廖成华

封面设计：图鸦文化

出版发行：新华出版社

地址：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8号 邮编：100040

网址：<http://www.xinhupub.com> <http://press.xinhuanet.com>

经销：新华书店

购书热线：010-63077122

中国新闻书店购书热线：010-63072012

照排：图鸦文化

印刷：河北高碑店市德裕顺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成品尺寸：150mm×230mm 1/20

印张：12.8

字数：180千字

版次：2013年1月第一版

印次：2013年1月第一次印刷

书号：ISBN 978-7-5166-0230-0

定价：29.00元

图书如有印装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：010-63077101

新版序言

西方文化中有两个最复杂、最深刻的故事：其一是路西法堕入地狱，其二是亚当和夏娃被赶出乐园。这两个故事蕴含着同样的教训：不服从权威将导致可怕的后果。路西法是上帝最宠爱的“光芒天使”，在很多的故事中也被称为“晨星”。但是，上帝在创造亚当之后，要求所有天使都尊重这个完美的人类。路西法对这个命令提出了挑战。他和其他一些有着类似看法的天使都认为：他们远在亚当被创造出来之前就已经存在了；而且，他们是天使，亚当只是个凡人。上帝立刻认定他们触犯了两宗罪：骄傲和反抗他的权威。但他并不打算和平解决这个矛盾，而是直接向大天使麦克下命令，带领一群服从上帝的天使，以武力对付这些叛徒。结果当然是麦克获胜（因为上帝站在他这边）。路西法变成了魔鬼撒旦，与其他堕落天使一起，被打入上帝新创造的地狱之中。但不久之后，撒旦又返回天堂，以行动证明了不尊重亚当是正确的；因为亚当不仅不完美，更糟的是，一条蛇就可以让他轻易堕落。

不要忘记，上帝让亚当和夏娃自由统治着完美的伊甸园，但只有一个要求和告诫：不能吃智慧树的果实。撒旦伪装

成一条蛇，诱惑夏娃尝了一口禁果。她在品尝之后，又让亚当这样做。两个人吃了禁果后立刻受到诅咒，被永远地驱逐出伊甸园。他们必须在人间受尽折磨，经历各种痛苦，目睹他们的孩子该隐和亚伯之间的冲突。此外，他们也失去了纯洁。这个故事讲述的道理是：不服从权威就会导致可怕的后果。为了让这种行为的后果更严重，他们的罪恶成为了世世代代的永恒之罪。亚当和夏娃的错误行为所触犯的原罪，让人间的每一个天主教的孩子，在出生的那一刻就受到了诅咒。

当然，这些故事都是人类编出来的神话，更准确地说，是人类的权威——比如神父、阿比和牧师们——编出来的故事，因为这些故事发生的时间，远在人类出现并可以进行记录之前。但它们和所有神话故事一样，其初衷是向所有听故事和阅读故事的人们，传递一个重要的信息：**无论付出多大代价，都要服从权威！**反抗权威的结果非常可怕，要下地狱！这些神话和寓言故事出现之后，被后来的权威一代代地传了下去，因为他们需要其他人遵循他们的命令，不能持有异议或者挑战。到了现代，这些权威包括父母、老师、老板、政客、独裁者，等等。

因此，孩子们在学校的学习生活中必须遵守各种规矩。事实上，几乎所有传统的教育场所都在讲述这些规则，比如：站起来离开座位前必须得到老师的允许；举手提问时，没有老师的许可不得开口说话；不能对老师的言语发出挑战或抱怨，等等。这些行为规则被深刻地印在我们的脑海里，即使在我们长大成人后，它们仍然广泛地存在于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，就像一个永恒的布告，指引我们要尊重权威。但是，不是

所有权威都是公平公正、合理合法的，有一个问题是我们始终都没有学习到的：如何判断“公正”和“不公正”权威之间的重要区别。公正的权威值得我们尊重和一定程度地服从，甚至可能不需要对之产生质疑。但面对不公正的权威，我们应该先感到痛苦，然后对之提出怀疑，最后对其蔑视并作出挑战和革命行为。

斯坦利·米尔格拉姆的这部最新版著作，清晰而完整地收录了他的服从权威实验。对于人性这一特征的核心动力，人类从各种社会科学学科的角度进行了重要的探索；该实验就是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之一。米尔格拉姆在服从权威研究中，首次引入了可控的实验室环境。从某种意义上讲，他遵循了库尔特·勒温^①的研究体系。勒温法则的核心之一是：社会心理学应该在实验室的限制和控制环境中，研究那些在真实世界中具有重要意义现象。但米尔格拉姆并不像利昂·费斯廷格（Leon Festinger）、斯坦利·斯坎特（Stanley Schachter）、李·罗斯（Lee Ross）和理查德·尼斯贝特（Richard Nisbett）等人那样，被看做是勒温的衣钵继承人。

米尔格拉姆对服从的探索，源自他的一个思考：德国人轻易地服从纳粹的权威，对犹太人进行种族歧视，最后在大屠杀中实施了希特勒的“最终解决”命令。作为一名年轻的犹太人，他不由得问：尽管今日的美国和当时的德国，在文化和历史时期方面存在很多不同，但大屠杀是否可能在他的国家中再

^①库尔特·勒温（Kurt Lewin, 1890—1947），德国心理学家。他试图用团体动力学的理论来解决社会实际问题。这一理论对后来的社会心理学发展有很大的影响。——编者注

次出现。很多人都坚信，这种事情永远不可能在美国发生，但米尔格拉姆对此表示怀疑。相信人本善，并不能抹杀发生过的事实，那些曾经善良的普通人，确实对世界做出了如此可怕的事情——只是为了服从命令。英国作家斯诺（C.P.Snow）提醒我们，人类所犯的各种反人类罪行中，更多的是出于服从，而非反抗。米尔格拉姆的导师所罗门·阿希（Solomon Asch）曾用实验告诉我们，即使是获得良好教育的大学生，其判断力也会受到群体力量的左右，对显而易见的真相得出错误的观点。^①但是，在阿希的实验中，这种影响是间接的：面对相同的刺激事件，如果群体标准和个人知觉之间存在差异，个体作出了服从群体错误标准的决定，以此获得群体的接受而不是排斥。而米尔格拉姆希望探究的是：当权威角色下命令，要求一个人做出挑战其个人认知和道德的行为，会对这个人产生怎样的直接和即刻影响。这种情形是对人性的严酷考验，人们普遍相信自己会听从个人道德的指引。实际情况呢？为了探究这个问题，米尔格拉姆设计出了这个研究范例。

遗憾的是，很多心理学家、学生和外行人都自认为很了解“米尔格拉姆电击”实验，但他们所知的只是其中一个方面而已。大多数人对服从实验的认识，都是通过教科书简介

^①指所罗门·阿希所做的系列从众实验。其中一个实验是：实验者让6位大学生参加一项所谓的知觉判断实验。其中一位是真正的受试者，其他5位是实验者的助手。实验者出示一条直线和另外3条长短不同的直线，让他们判断第一条直线与其他3条直线中的哪一条一样长。实际上每一个人凭肉眼就能判断这一问题。但实验者让他的5名助手先回答并都给出同一个错误的答案，最后让真正的受试者回答。实验结果发现在这个真相显而易见的问题中，35%的受试者受到实验者助手的影响而遵从了错误的答案。——编者注

或米尔格拉姆那部著名的《服从》纪录片电影。有人质疑他的研究只选择男性受试者，但他后来又用女性受试者复制了这个实验。此外，由于最初的几个实验都在耶鲁大学完成，有人认为他的实验只适用于耶鲁的学生。而事实是，整个服从实验系列包括了19个独立实验，实验对象多达1000人，年龄跨度从20岁到50岁，涵盖了各种职业，而不只是大学或高中的学生。此外，服从研究在道德方面也遭到了严厉批评，因为在实验情境中，扮演“教师”的受试者认为自己向“学生”施加了电击，造成“学生”的痛苦，这对“教师”而言是一种巨大的压力。我认为，该研究之所以会在道德层面饱受争议，最初可能是由于米尔格拉姆的那部纪录片电影，其中一些场景表现了受试者犹豫不决、饱受压力的状态。但是阅读他的论文或著作，并不能如此真实地感受到受试者所承受的压力，因为实际情况是，很多受试者无视给无辜受害者造成的痛苦，从始至终都服从了权威。我提出这个问题，并不是想对实验的道德性作出判断，而是希望人们通过阅读本书，全面了解米尔格拉姆的服从研究，了解他真实的研究理念、方法、结论和分析。这也是本书另一个重要价值所在。

在此简要陈述一下我对服从研究的总体看法。首先，本研究在康涅狄格州的纽黑文^①和布里奇波特^②两地市民中选择实验对象，样本具有多样性、数量大、存在系统变差。此

①纽黑文（New Haven），美国康涅狄格州南部港口城市，耶鲁大学所在地。——编者注

②布里奇波特（Bridgeport），美国康涅狄格州西南部港口城市。——编者注

外，米尔格拉姆还详细阐述了实验的方法特征。所有的一切都证明，这是社会心理学或社会科学历史上最具代表性和广泛性的研究之一。此外，它在多种文化环境中不同的时期都得到了复制，充分显示出其强大的有效性。

该实验是社会情境力量对人类行为影响的重要例证，是情境学者研究行为决定因素的重要基础。服从实验研究的结果是：看似公正的权威进行了一个实验，并且提供了看似合理的意图；但是，当权威的命令不再合理，大多数人未能反抗不公平的权威。的确，心理学科学家适当使用惩罚，作为改善学习和记忆的方式，这是合理的手段。但是，持续不断地向学生施加强度越来越大的电击，给学生造成了痛苦，这就不合理。学生不断要求放弃实验，担心自己的心脏病发作，并且在330伏特之后，停止了所有的反应。如果他失去了意识或出现了更严重的问题，该如何帮助改善他的记忆？在实验过程中，如果受试者能够稍加批判性思考，几乎每个人都会拒绝继续实验，拒绝服从没有人性、不公平的权威。但是与之相反，大多数坚持到高强度电击的受试者，都陷入了米尔格拉姆所称的“代理状态”（*agentic state*）。

这种状态下，这些普通的成年人变成了没有思想、俯首帖耳的小学生，他们不知道如何摆脱令人厌恶的状态，除非教师允许他们这样做。当电击强度足以造成严重的健康问题，那一刻是否有人离开椅子，到隔壁房间查看受害者的情况？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，让我们看看另一个问题。我曾直接问米尔格拉姆：“当人们按下最后一个450伏特开关，有几位受试者自发送站起来，询问学生的情况？”米尔格拉姆的回答是：“没有

人这样做，始终都没有。”在学校中，我们学会了服从的一个最原始规则：除非老师（权威）允许、认可或命令，否则什么都不要做。这种意识一直延续到我们成年。

我对情境力量进行的研究（斯坦福监狱实验），从几个方面对米尔格拉姆实验进行了补充。这两个研究都是情境主义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：他的实验研究了权威对个体的直接权力，我的实验研究范畴则是机构对其权力范围内所有人的间接权力。我的实验展示的是体系的力量，体系创造并维护一个情境，对个人行为进行控制和统治。此外，两个实验都生动展示了外界力量对人类行为的强大影响。对观众或旁观者而言，这些实验得出的道理是显而易见的。我也曾推出一部有关我的实验的电影纪录片《沉默的愤怒》（*Quiet Rage*），在全世界的观众中引发了强烈反响。就像很多其他研究一样，这两个实验的参与者在实验过程中，产生了一定程度的痛苦和负罪感，引发了对实验道德问题的质疑。最近，我的书《路西法效应：好人是如何变成恶魔的》（*The Lucifer Effect: Understanding Why Good People Turn Evil*）出版。我在书中用了很大的篇幅，阐述对这些研究中道德问题的看法。1971年的美国心理学会（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）年会中，我首次对斯坦福监狱实验进行了一次简短综述。结束后，米尔格拉姆非常高兴地对我说，我进行了一个更没道德的研究，终于有人可以分担他肩膀上的道德重负了！

最后让我介绍一些有趣的事情。我和米尔格拉姆是布朗克斯（Bronx）詹姆斯·门罗中学（James Monroe）的同学（1950届），曾一起度过很多美好时光。他是班里最聪明的孩

子，毕业的时候几乎拿遍了所有奖励。而我只是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学生，高年级学生曾把我评为“Jimmie Monroe”（门罗吉米，意为该中学最默默无闻的人）。10年后，我们在耶鲁重逢。他告诉我，他希望自己是一个最平凡的人。但我承认，我希望自己是最聪明的。不过，我们握着上帝发给各自的牌，尽力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情。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，我和斯坦利经常进行有趣的讨论，甚至共同撰写社会心理学方面的文章。很遗憾，他在1984年因心脏病去世，享年51岁，留给我们的是一笔沉甸甸的杰出研究成果，是人类重要的遗产之一。他的学术贡献以服从权威研究为起点，延伸到很多新领域——城市心理学、小世界问题、六度分离以及西阿诺效应等，他为这些研究设计了极具创新的方法。斯坦利·米尔格拉姆积极热情地观察着人类生活，他的目光始终都在寻找新范例，或用于展示古老的真理，或激发我们对潜在运行规则作出全新认识。我经常想，如果他至今健在，又会研究哪些新现象呢？

菲利普·津巴多 (Philip Zimbardo)

2009年1月

前言

服从无处不在。在社会心理学的研究中，这个主题很容易被人们所忽略。但是，服从在塑造人类行为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？如果我们不了解这个问题的答案，很多重要的行为就无从解释。因为从心理学角度而言，与自发行为相比，根据命令做出的行为具有完全不同而又非常复杂的特征。

很多人都讨厌偷窃、杀戮和人身攻击。但是，如果这个命令来自权威，他们可能就会在内心深处认可这些原本厌恶的事情，并且予以实施。在被命令的情况下，一个人可能会做出自主状态下根本无法做出的行为。

服从权威的困境是一个古老的命题，就像亚伯拉罕的故事^①一样古老。我们在今天所做的研究，其实就是给这个困境划出一个现代的框架。我们将其看做一个实验研究主题，目标是从道德的角度对之进行理解，而不是进行评判。

^①亚伯拉罕的故事：《圣经》中的故事。耶和华挑选了亚伯拉罕及其后裔为自己的选民。为了考验亚伯拉罕是否真正忠于自己，他要求亚伯拉罕将他的独生子以撒作为祭品献给上帝。亚伯拉罕毫不迟疑地答应了。当他要杀死自己的儿子时，上帝的天使阻止了他。——编者注

在对服从进行心理学研究时，重要的任务是抓住权威的概念，将其转换成个人行为。用抽象的术语讨论个人和权威各自的权利，这是一种研究方法，但在真实情景中检验一个人的道德选择，则是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方法。我们都知道，自由和权威是一个哲学问题，但是在很多的案例中，这个问题不再只停留在理论层面。在这些案例中，会有一个真实的人，他必须选择服从或者反抗权威，会出现真正的反抗行为。所有反抗行为都是在一个决定性时刻做出的，在这一刻之前，人们进行的只是一种思考过程。本实验就是围绕这个想法建立起来的。

当我们进入实验室，这个问题的范畴就缩小了：如果主试让受试者对另一个人实施越来越严重的伤害行为，受试者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服从？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反抗？这个实验室问题非常清晰、强烈和真实。社会在常规运转的过程中，存在着某些固有的趋势，本实验就是在不脱离生活的前提下，为其寻找一个极端而又符合逻辑的结论。

有这样一个问题：我们在实验室中所做的研究，与纳粹时期令人痛心的服从形式之间，是否存在联系。当然，这两个情境存在着巨大差异。但是，如果一些关键特征相似，那么，在规模、数量和政治背景方面的差异，相对而言就不会那么重要。服从存在这样一个核心事实：一个人将自己看做执行另一个人愿望的工具，因此，他认为自己无须对其所作所为负责。一旦出现这种重要的观点转变，服从所有的重要特征就会随之而来。无论是在心理学实验室中，或是导弹发射的控制室里，只要个体出现了思维调整，自愿参与到残酷行为之中，那

么，个体对行为进行合理化的方式，本质上讲都是相似的。如果想要解决普遍性问题，就不能对心理学实验与其他情境的所有显著差异进行比较，而是要仔细设计一个抓住服从核心的情境，在这个情境中，一个人将自己完全交给了权威，不再认为自我和他的行为之间存在有效的因果关系。

如果在没有胁迫的情况下，一个人出现了自愿的态度，服从就会以合作的形式出现。如果以武力和惩罚来要求一个人伤害另一个人，那么，服从就来自恐惧。我们所研究的，是个体在没有威胁或其他类似现象的情况下，自愿做出的行为。这种服从通过权威的简单命令得以持续，而这位权威有控制个体的权力。本研究的基础是：无论权威施加了怎样的力量，受试者都会将自己的服从行为归因于权威，而不是归因于任何客观的威胁或肉体的控制。

受试者面临的主要问题是，一旦他作出承诺，为了主试的目标交出自己的支配程序，他该怎样做，才能重新获得对这种支配程序的控制。在本研究的情境中，这个问题所引发的困境就是本实验的特征，深刻甚至带有悲剧色彩。看到一个人面对着自己的行为所导致的结果，努力控制行为，却无法真正做到这一点，这无疑是最令人痛心的一幕。

致谢

本书所述实验，建立在一个有着75年历史的社会心理学实验基础之上。1898年，鲍里斯·塞德兹（Boris Sidis）进行了一次服从实验，之后，陆续有一些学者进行了相关的研究，比如阿希（Asch）、勒温（Lewin）、谢里夫（Sherif）、弗兰克（Frank）、布莱克（Block）、卡特赖特（Cartwright）、费伦齐（French）、瑞文（Raven）、卢钦斯（Luchins）、李皮特（Lippitt）、怀特（White）等人，尽管有的研究并非专门针对服从，但对我的工作也很有启发。在社会心理学家成长的时代大潮中，阿多诺（Adorno）及其同人、阿伦特（Arendt）、弗洛姆（Fromm）对这个学科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。此外，我对以下三部著作尤为感兴趣：艾利斯·康福特（Alex Comfort）的《现代国家的权威和犯罪》（*Authority and Delinquency in the Modern State*）；罗伯特·比尔斯特（Robert Bierstedt）对权威进行的详尽概念分析，以及阿瑟·库斯勒（Arthur Koestler）的《机器中的幽灵》（*The Ghost in the Machine*）。尤其是《机器中的幽灵》，与当前其他同类书籍相比，本书更加深入地阐述了社会等级概念。

本次服从实验开始于1960年，结束于1963年。那段时间，我正在耶鲁大学心理学系任教。心理学系不仅提供了研究设施，还提出许多值得参考的建议，在此表示感谢，特别感谢欧文·贾尼斯（Irving L. Janis）教授。

实验中的学生角色，由康涅狄格州纽黑文已故的麦克多诺（McDonough）扮演。他的表演准确而自然，是实验重要的组成部分。主试由康涅狄格州绍斯伯里市（Southbury）的约翰·威廉姆斯（John Williams）扮演，他生动地呈现出一个态度强硬的人物。此外，还有很多人参与了研究方面的工作，在此感谢阿兰·艾尔穆斯（Alan Elms）、乔·维兰德（Jon Wayland）、塔奇多·穆拉塔（Taketo Murata）、埃米尔·艾尔格斯（Emil Elges）、詹姆斯·米勒（James Miller），以及麦克·罗斯（Michael Ross）。

对于在实验中担任受试者的纽黑文和布里奇波特两地市民，我对他们心怀一种复杂的亏欠之情。

服从实验是多年之前的工作，如今对其进行重新思考并撰写于文，很多人都向我提供了鼓励和支持，在此感谢：安德勒·莫迪里亚尼博士（Drs. Andre Modigliani）、艾伦·赫斯科维茨（Aaron Hershkowitz）、雷亚·门多萨·戴梦得（Rhea Mendoza Diamond）、已故的高尔顿·奥尔波特（Gordon W. Allport）、罗杰·布朗博士（Drs. Roger Brown）、亨利·卡夫曼（Harry Kaufmann）、霍华德·莱文索尔（Howard Leventhal）、尼约雷·库德卡（Nijole Kudirka）、戴维·罗森汉（David Rosenhan）、利昂·迈恩（Leon Mann）、保罗·霍兰德（Paul Hollander）、杰罗姆·布鲁纳（Jerome Bruner）

等。此外，在很多章节的撰写过程中，我得到了穆瑞·希勒（Maury Siler）和艾洛维丝·西格尔（Eloise Segal）的大力协助。还要感谢哈泼罗出版社（Harper & Row）的编辑弗吉尼亚·希鲁（Virginia Hilu），她对这本书一直信心百倍。面对我这个懒惰的作者，她最终将自己的办公室让给我，才使得这本书顺利面世。

感谢我在纽约市立大学的秘书玛丽·英格兰德（Mary Englander）和艾琳·里德尔（Eileen Lydall）以及研究助理温迪·斯坦伯格（Wendy Sternberg）和凯瑟琳·克罗（Katheryn Krogh）。

纽约市立大学的研究生朱迪斯·沃特斯（Judith Waters）是一位水平高超的画家，第八章和第九章的配图就出自她之手。

感谢伦敦犹太事务学会（Institute of Jewish Affairs），我在该学会的《偏见形式期刊》（*Patterns of Prejudice*）中，首次发表了文章“服从有罪的命令：被迫行魔鬼之事”（*Obedience to Criminal Orders: The Compulsion to Do Evil*）。感谢该协会允许我大量引用该文章中的内容。

还要感谢美国心理学会。我在该学会的会刊中首次发表了以下几篇文章：“服从的行为研究”（*Behavioral Study of Obedience*）、“服从研究中的几个问题”（*Issues in the Study of Obedience*）、“对鲍姆林德的回复”（*A Reply to Baumrind*）、“针对个人的群体压力和行为”（*Group Pressure and Action Against a Person*）、“群体压力的释放效应”（*Liberating Effects of Group Pressure*）。感谢心理学会允许我